

# 苏堤也朦胧

◎ 伍 杰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SU DI YE MENG LONG

# 苏堤也朦胧

伍 杰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开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堤也朦胧/伍杰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1  
ISBN 978-7-81091-416-1

I. 苏… II. 伍…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0623 号

责任编辑 靳宇峰

责任校对 李 云

封面设计 孟 欣

---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48 千字 定 价 15.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 题记·期待

晨曦中，  
伫立在青翠的山冈  
凝望着美妙的远方  
是诗？是画？  
是沉思？是期待？  
期待事业的丰收？  
    朋友的真诚？  
    亲人的拥抱？  
    家园的温存！  
    一本书，  
    一片情，  
还有那说不清的前程！  
海阔天空，  
想探寻，  
又何必走近，  
何必敲碎那悠远的平静，  
何必掀起那思绪的波纹！

也许，是在构思一幅美妙的图景，  
其实，那是梦的延伸。  
在期待中，  
轻轻举起那希望之锄，  
锄出那梦中神灵。

2005 年 2 月 28 日

## 目 录

题记·期待(1)

山朦胧 水朦胧 苏堤也朦胧(1)

追求的苦恼(6)

到草原去(11)

井冈兰溪(15)

幽哉! 灵渠(17)

“大典宝宝生出来了”(21)

读书(27)

“中国图书奖”的消长(32)

书评十弊(44)

希望多一些说真话的书评(49)

中国的“一休”在哪里(53)

一“点”也不让(56)

谈读书、写书、拍书(59)

《出版广角》体现刊物水平的三个特点(67)

面对一片丰收的田野(70)

努力评论营造诚信的出版环境(74)

把书评纳入建设软实力的轨道(79)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之路(81)

言在书内,意在书外(100)

——全国首届书评研讨会发言

《中华大典》编纂出版缘起(111)

——代《中华大典·文学典》总目录、

总索引卷前言

当代“保尔”的奉献(120)

——为《千山万壑》而作

《曲士语道》序(123)

遥望渔火(129)

《严复书评》前言(134)

《遐尔贯珍》与书评(146)

读《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152)

浓情融两心(156)

——读《家长学生两地书》

《平凡嫁衣》序(161)

评审随记(165)

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100 年》(170)

《五十年耕耘岁月》后记(179)

情寄葫芦岛(181)

——读《葫芦岛纪事》

赞《中国美术馆藏品选集》(183)

衷心地祝愿(185)

远行的思念(188)

——追悼王大路

怀念春光同志(194)

高纪言(199)

纪念刘乃和先生(204)

这里有一个“保尔”王树梁(207)

附录 伍杰(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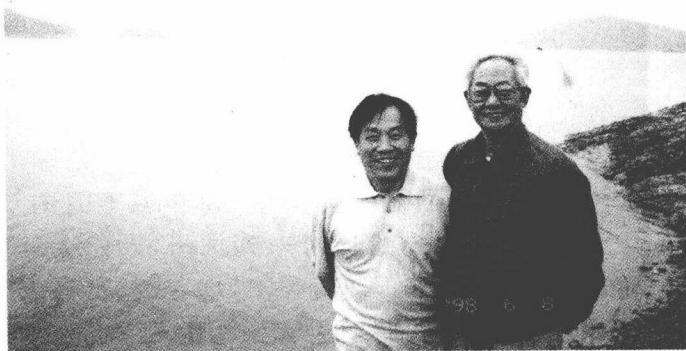
## 山朦胧 水朦胧 苏堤也朦胧

杭州人把入梅当做一件大事，每年六七月有 20 来天是黄梅期，如果你是这时来到杭州，人们会无可奈何地告诉你：入梅了。细雨濛濛，烟雾浅淡，云天低垂，气候潮湿，这便是梅期的特色。用朦朦胧胧来概括它，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苏轼把西湖比作西施，说它“淡妆浓抹总相宜”，不论什么时候，怎样打扮，总是美的，那么，在梅季的朦胧中呢？

这天，晚饭后，已是暮色茫茫，我和高纪言先生几乎同时说：“走！看西湖去。”

我们下榻在南高峰下的六通宾馆，离西湖有一段路。宾馆因六通寺而得名。寺早已被毁，尚留有遗址，在森林中，有古木，有清泉。宾馆离遗址不远，亦在森林之中，出奇的幽静，此处似已远离尘世。宾馆旁有一棵千年古柏，有几株 200 年的樟树。这更衬出了宾馆的幽古。登南高峰疾行约 40 分钟。每天清晨总见一老妇登山，健步如飞，纪言问她，她说年已八十有五，看去不过六旬。多年已习惯登山，每日采竹心一把，用山泉煮后当茶饮，清热解毒。是凡人，不似凡

人。这森林，这绿色，这清泉，不断地攀登，给了她活力，给了她生命。六通，岂不诱人。



浙江千岛湖

我和纪言从宾馆走出森林，走下山坡，踏上了西山路，沿路向北走去。路，在古树，在森林，在绿色中延伸，路的两边是淡淡的灯光，朦胧的绿荫，薄薄的轻雾，是在画中？人间？还是仙境？几声喇叭，才使你想起是在西湖之滨。

路边有一座小小的牌坊，隐约中在一副对联上辨出有“三岔口”、“十字坡”。啊，是了，记得盖叫天先生生前曾在西山造墓地，走近辨认，果然是盖叫天墓。一代名伶，在冥冥之中，享受“天堂”的乐趣。可见其生前的眼光，也算是身后的福分。

我们慢慢地走着，沿着宽宽的柏油路，沿着淡淡的灯光，沿着林丛，沿着朦胧的绿色，偶尔的有几栋林中的别墅，几声喇叭，几辆驰去的轿车，行人很少。我

们享受着漫步的乐趣。好久，才走到“曲院风荷”。曾听说，这里是乾隆爷下江南时游乐憩息的场所，他兴致所至，题写了“曲院风荷”的匾额，以致后来成了西湖十景之一，人们跟着乾隆爷的脚后跟在这里游览。因为已经关门，我们无法进去，只好绕道而过。走过几步，便到了岳武穆庙前，也是苏堤的北端。虽然已经入夜，各个游览的景点都已关门，但这里却热闹非凡，街头的旅游品商店、小吃店、旅店都是灯火辉煌，照耀得街前街后一片通明。人虽然很多，却都带着悠闲的神情，挽手扶腰，踱着慢步，无目的地走着，或嬉笑，或细语，或东张西望，或出入商店。多为青年男女，双双对对，自然也不乏中老年人。细细听来，说词中越语、吴语、粤语、川语、湘语……南腔北调，五花八门，看来多是来自各地的游客。谁不是慕杭州之名而来呢！也是，好不容易不远千里、万里来到这人间天堂，白天自不待言地要尽力游览，岂能放过，金宵一刻，天堂的夜色。无景可赏，便是一景，越是朦胧，越显可爱。

在诸多的游客中，也许有人在低咏林升的诗句：“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君臣，偏安东南，醉心歌舞，忘却国难。林升愤然作出此诗，谴责南宋君臣，却也无意中道出了杭州暖风醉人的妙景。杭州历称临安，自从南宋建都之后，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南移，才逐渐繁荣起来，无形中缔造了杭州。历史就是这样怪异，使人思忖万端。

我们信步走上苏堤。在树影中，灯光浅绿淡红，似明似暗，道路似有似无，随着树影延绵而去。男男



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分典》《文学理论分典》样稿论证会上  
 女女，双双对对，三三两两，时隐时现，笑声软语，隐约可闻，清风淡雾，飘渺迷濛。我们一步一步，踏着树影，跨过小桥，沿堤向南走去。大约走了苏堤的一半，已有些累乏。我们选了湖边的一块大石，面水而坐。微风带来一股清爽的凉意，吹得湖水泛起层层轻波，拍打着湖岸，发出轻微的声音，似一首对孩子的催眠曲，跳动有律，节奏分明。湖水暗淡，偶尔一艘机轮游船，带着点点灯火，向“三潭印月”驶去，“三潭印月”在朦胧中迎接了它。远处，湖水湖岸难以分辨，只有一片模糊的灯火。周围，云似山，山如云，云山难分。天际，月儿半圆，在迷濛中，月光隐约。

纪言说：“我多次来过杭州，总是公务缠身，来去匆匆，没有游过西湖，今天总算游了！要不是《中华大典》，要不是开这个论证会，要不是我们共同漫步，那是游不成的。明年《中华大典·文学典》能出版，我还要痛痛快快地来游一回。我已七十有四，所求者何，

只求给后人留下一点事业。”追忆不已，好一片老者之心！

我们沿着苏堤继续南行，夜深了，人稀了，月儿更加模糊了。我们还寻求什么呢？

在小桥上，立定四望。杭州是天堂，天堂在哪里？在脚下？在湖光中？在树影里？在远山间？在灯火里？一切都是那么朦胧，只有远处的宝俚塔，闪烁着灯光，那么明亮，也许，那便是杭州，那便是天堂。

1998年6月8日

于西湖之畔

## 追求的苦恼

春夜，是静谧的，一弯新月，浮在遥远的天际，苍穹显得深沉而悠远。我凝视着那缓缓移动的月牙儿，她欲言似止，想倾吐什么呢？弯弯的月牙儿，勾起了我无限的思绪。

此刻，在我的案头，有两封信，它们同从窗口跳入的淡淡的月光轻语着，叹息着。这景况，使我想到了这位写信的同志。我似乎看见，在那个北国的城市里，有位四十多岁的女编辑，也正对着沉静的夜色思索。有对工作的探讨，有对事业的关注，有对未来的追求。我是从她那热情而又充满苦恼的信里才得知这些的。

在我的印象里，她是那么热爱生活 and 事业，对未来充满希望和追求。我认识她是在前年的一次会议上。去年，她想请人编一本讲精神文明的集子，找到我说：“给我们帮个忙吧，请你编一本。”我深知青年读物难编，加上还有许多其他闲杂事项，不想应承，便推之再三。她却认起真来，十分严肃地说：“我就热爱青年读物。人家说不好编，我偏要编！你知道吗，青年多么需要它！你是有点怕难吧！”我还好意思再推吗？

答应她之后，她才满意地笑了。后来，我勉强编成了一本，她看了之后问我：“你用了十分的力量编它吗？”我只好老老实实地说：“没有。”她听了，略带不满地叹了一口气：“唉！看来也只能如此了。”此后，便由她认真地一字一句地看和改，并告诉我改动的情况。她默默地担当起我应做好而没有认真做的那部分工作。我就像一个没有完成好作业的学生那样惴惴不安。后来，我又在北京见到过她几次。每次来时，总是马不停蹄，东奔西跑。一见面总是那句口头禅：“忙呀，忙呀！忙得叽里咕噜的，一天二十四小时还不够使哩！”她是那么挚爱自己的工作，一次在谈到自己的工作时，她深情地说：“你可知道编辑的乐趣？每当看到读者争先购买他所需要的书时，每当拆开那一封封诚挚的感谢信时，每当作为第一个读者捧着自己满意的书时，就像受到了嘉奖，十分快慰。为人作嫁有什么不好呢？我们用自己的血汗，为千百个新嫁娘缝制出了一件件漂亮的嫁衣，自己虽身穿粗布旧衣裳，可心里是多么甜美啊！”从她身上，我看到了一颗热爱事业、关注青年的火热的心！

她，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早已知道，多少年来她一心一意迫切要求入党。记得有一次谈到入党问题的时候，她脸上满布愁云：“唉，一言难尽啊！”

最近发生了一件使我意想不到的事。她说，有一位民主党派的同志，主动找到她，热情而诚恳地邀她加入民主党派，还说：“我们物色准了，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先加入我们的组织吧！将来并不影响你加入共产党。”是啊，民主党派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党长期合作，今后也将长期共存的革命组织，它将和

全国人民一起为四化作出贡献。但是，她从小理想和追求是要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啊！她一面为这个民主党派的同志识才而感动，为他们的热情诚恳所鼓舞；另一面，她又感慨万端，她说：“我这个新中国第一代的红领巾，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编辑干部，从一个优秀少先队员，优秀辅导员，到优秀共青团员，去年还被评为出版社的先进工作者。1958年就申请入党，一直是入党培养对象。可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同志主动热诚地来关怀我的政治生命，这实在令人心酸啊！”

她彷徨，犹豫，也十分苦恼。她告诉我：“1961年从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个出版社当编辑。当时，出版社建社以来从未发展过一个党员，对这群青年当然要考验考验。我努力工作和学习，同时接受着下乡、劳动等各种考验。后来，又是文艺两个批示的传达，搞极左，接着是文革。我没有造反派的脾气，父亲又是起义人员，自然不用想入党。粉碎‘四人帮’以后，总觉得有盼头了。开始时想，现在入党的都是七八十岁的老头，我又太‘嫩’了。党中央提出中年知识分子问题以后，我自觉还算中年知识分子，于是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苦干、争取……掐指一算，又是七年，我已44岁了。有一次领导对我说，我的入党问题，不知‘卡’在哪里，也不知我的问题在哪里。是啊，不能入党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说实在话，有些人没有紧迫感，而我自己深感年龄不饶人，一年老似一年，我不能等到病死、老死那天再当党员啊！”

“有人劝我要多写思想汇报，我想，必要的思想汇报是应该写的，可为什么非要写那么多呢？时间多么

紧迫啊！用那宝贵的时间，多看些稿子，多干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岂不是比只写些空话好得多吗？难道组织只相信汇报，而不看行动吗？”

“有人劝我，党里有那么多问题，你何必一定要入党呢？这并没有消除我入党的愿望。是啊，我也看到党内有许多令人气愤的现象，周围的张三、李四，有不少问题，但他们代表不了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形象，这不是党的本质，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正需要真正的共产党员去为他们洗刷。我要入的党，是我从小了解的党，是我从懂事起一直哺育我健康成长的党；我要当的党员，是党章里写得明明白白的，永远生活在人们心中的党员。”

“在我的玻璃板下，压着一首陶渊明的诗：‘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它每天催促我加快前进的步伐，一种紧迫感使我老想着加快节奏，提高效率，所以每天就是这样忙啊，忙啊！甚至两年来没有进过医院的大门。我不太懂事的儿子问我：‘妈妈，你工作那么忙，你是共产党员吗？’是啊！我想不通的时候，便自己开导自己：非党员在中国也为数不少，钱不少拿，生活不受影响，我有个和美的家庭，有许多至亲好友，吃不愁，穿不愁，何不乐一辈子呢？吃喝玩乐是一辈子，艰苦奋斗是一辈子；热心于自己的安乐窝，每天打扮是一辈子；一心扑在工作上，干不完的苦差事也是一辈子。可惜啊，人不同于动物就在于有理想，有追求。而我，又偏是这种人。”

“我追求共产主义，我要求加入党的组织，我的信念是坚定的，什么时候也不会改变，但是……”